毅齋集

二

[illegible]

[illegible]言古詩

明 [illegible]

[illegible]鴈鳴人家遠近湖上住
[illegible]水北一家大小多得食
[illegible]兩石門臨官路人往來
[illegible]平野日暮不牧常自回

大兒已長當門戶小兒十歲能搖櫓婦人終日坐篷窓補却魚網縫衣裳衣食寧論厚與薄人生無如生處樂

夜過呂梁洪

大河西來走長洪建水直下青雲中巨石扼之勢轉雄驚雷噴雪入半空跳波倒射天迴風劔戟下擁河伯宮恠靈百出鰲與鼉睢盱嶮巇不可衝一髮失手沒汝蹤蹇予掛席來自東修繩掣空亘長虹忽若快鶻凌高峯

俯弄皓月紛玲瓏放歌落水驚魚龍餘響杳逐南飛鴻
人生沿洄不可窮昔雄其誰楚重瞳祇今斷石霜飛蓬
便須一飲三百鍾醉肴斗杓卧孤蓬回首海日光曈曨

羯鼓歌

開元厭聽南風琴宫中別制龜兹音檀板騾擊碧雲外
白雨亂落青山陰一曲山香猶未了萬紫千紅競春曉
臨軒大笑稱天公斡旋造化須臾中魯山花䆗那有此
嵗嵗懽娱殊未已誰知忽作秋風髙渭水一夕生波濤

金鈴琅琅雨聲急田首劍門歸未得春風滿路紅槿開
却憶花奴淚沾臆乃知自古戒鄭聲不獨顏色能傾城

題陳所翁畫十四龍圖

古人畫龍誰最工葉公以來稱所翁興來寫此數尺紙
六合黯淡雲烟中卷舒隱躍各有態變化倏忽那能窮
深蟠雲氣入玄化倒吸海水騰蒼穹半空霹靂電飛赤
五色閃爍珠流紅崇朝一雨徧下土坐見四海歌年豐
吁嗟神妙有如此筆力所極迴天功明窓展卷一披玩

白晝颯颯來陰風崢嶸頭角露恍惚海霧噴薄浮空濛

我嘗侍從隨東封六龍扈駕羣神從綵雲春浮若木外

紅日曉上扶桑東岳祇川后共警蹕海君河伯咸朝宗

此時安得起此翁揮毫繪獻明光宮侍臣更有揚執戟

口吐白鳳文辭雄傳之千載示得意云髙上與軒轅同

懐哉此翁不可作獨撫遺墨勞予衷

酒鑪行與魯侍講同賦

長安城中多酒家當爐少女顔如花少女年纔十五餘

肌膚綽約紅羅襦金杯當户留客醉玉顏一笑傾城隅城門初開曉鐘罷貴客喧喧動車馬看花或自上苑來㩦直時從建章下三三五五坐綺筵驊騮繋在垂楊邊東風吹春入歌笑餘音杳靄飛青天共言佳人不易得黄金如山亦不惜城頭日落催未闌更促張燈重開席君不見東家少婦貧無粧日日垂簾不下堂

龍文行與曾侍講同賦有序

唐書長慶元年吐蕃遣使請盟定疆侯命大理卿劉

元冑為會盟使就盟其國元冑踰城紀抵河廣武故
時城郭未隳蘭州種皆秔稻榆柳苳蔚户皆唐人見
唐使者皆夾道觀至龍支城耆老千餘人拜且泣問
天子今安否頃從軍没於此子孫猶未忍忘唐服又
問官軍何時來言已皆嗚咽密訪之豐州人也
龍支古城連大磧黄雲茫茫沙草白城頭老人七十餘
云是都護西征之所没忽逢使者從東來觀者滿城麾
不開老人獨向馬前泣為問長安來幾日長安消息寧

蓋聞天子想是開元孫關山不改舊時月兒孫尚憶先
朝恩嗚呼來時今老矣夢飛夜夜交河水天兵何日下
玉關擬斬蕃酋報天子但令房杜姚宋廊廟間不用甲
兵天下安

送舒同文會試

北風號寒天欲裂美人款門來告別借問美人何所之
束書遠上黃金闕故鄉朋舊喜且驚玉壺沽酒爭送行
黃金擘柑曉霜重白魚膾玉紅絲輕此行端可為君榮

廟堂正爾思俊英青霄佇見奮孫隼勺水那得淹長鯨
賈誼豈止漢博士班超元非魯諸生予亦少年忝簪纓
壯心竊慕千載名出門向君一長嘯大江萬里青天橫

題王孟端畫竹

王郎昔年愛畫竹興至不須求者促清湘淇澳入壯懷
白晝雲雷起平陸鵷鸞冥冥曉垂翅珮玦落落鏘鳴玉
建章朝田鳳池靜幾擲霜毫自捫腹袛今此圖尤絶奇
蕭然獨立清秋姿長江水深滄溟濶幾時斫得珊瑚枝

綠窗坐對清晝遲涼風吹香入硯池乃知好手不可得
凡畫紛紛徒爾為

題朱季岳畫菜

氷壺道人久矣去世上富貴徒紛紛金谷園中歌舞地
祇今蔓草愁寒雲吾家有菜一千畝紫翠茸茸爛春雨
空齋釀作百甕齏朝擕暮擕樂清苦久知此味世所稀
賸君遠上黃金閨盤餐慎勿厭清瘦但令四海蒼生肥

紈扇

夜騎丹鳳天上游拾得明月青雲頭翻身揭取北斗柄
製就揮洒十二樓一揮毛骨風颼颼再揮天地回清秋
若為西上崐崘邱一洒執熱蒼生愁瀟瀟八極清風周
瀟瀟八極清風周

題梅花次沈士廡韻

雪山粘天粲朝陽霜氣壓人千尺強玉虬崢嶸奮頭角
挽却元氣回玄方明珠頷下十萬斛一一照地生輝光
常從宓妃浴水濱凝松瘦竹寧與隣天然風骨自超絕

豈假粉黛添精神春風東來浩無涯一夜影落仙人家浮花浪蕋總粗俗遊蜂狂蝶徒紛譁高標自信非噲伍凌歷風霜豈云若莫驚枝出萬重雲自有根盤千尺土仙人勸我春滿盃醉肘似被霜娥推璚瑶滿地拾不起一片霜月寒爭輝花邊時有孤鶴鳴羅浮姑射空馳情南樓酒醒夜初靜一曲陽春動清興

題王孟端枯木竹石圖

王郎胸中何太奇酒酣寫此屈鐵横空枝神蚪頂刻露

頭角霹靂繞空秋雲飛鷩飈入夜撼不散白日忽出開
陰霏暖回草木作春色翠入天地揚清輝我來觀之長
太息如此奇材那易得會須構作魯靈光獨立崢嶸倚
空碧

霽雪圖

雲封山嶠寒不開白雪散亂隨風來蕭蕭茅屋讀書處
一夜化作瓊瑶臺望中可是襄陽客驢背吟詩傲寒色
興來何用作推敲佳句驚人陡然得灞橋薄暮猶未還

水聲激激天風寒後來作者誰可攀空餘勝事留人間

題錢舜舉畫山水圖

我生性愛遊名山獨掃雲石清泉間樹陰繞地綠雲合
松氣一簾蒼霧寒東村西崦人家住日出滄溟海霞曙
任他芳草滿逕生隨着清溪放舟去翠崖丹壁千萬尋
彩色下射春波深劃然長嘯萬山靜天風吹送鸞皇音
時來偶向東山起拄笏朝朝看爽氣今日君家見此圖
恍然如在林泉裏朝回無事坐粉闈手拂空翠開烟霏

碧蓮萬朶坐中起彩雲五色窓前飛安得鵝溪絹千尺
好請錢郎放雄筆不論五日幷十日掃遍高山與奇石
掛公高堂之素壁彼為公畫我為公吟願公經濟有餘
暇適此逍遥廊廟心

武當山瑞應祥光

武當靈山自古聞七十二峯欝璘珣磅礴厚土出雨雲
中有至人古聖神先天道合太始真宰制萬靈握玄鈞
陰陽闔闢造化根赤虬蜿蜒龜伏蹲二氣絪醇郁氤氳

手提三尺時下巡披髮坐秉玉麒麟宣帝正命福下民
玄功陰翊我聖君奮張天威振吾軍霆轟飈擊雷鼓震
電車閃爍朱兩輪玄纛下指纓繽紛蕩除羣邪廓昏氛
聖心乾乾篤靈飭睠彼玄構久乃湮大而新之勅貢臣
上酬考妣罔極恩下祈民康歲豐殷羣工謳歌揮斧斤
萬姓駿奔夕與昕嘉禾杉檜梗柟椿代山開雲鑿翠珉
珠樓紺宮煌然新璇題丹甍薄蒼旻夜半下見扶桑暾
人心允和神悅欣天祥地禎聿來臻圓光煌煌闕輪囷

瑞彩五色分成文玉虹盤旋間赤瑞通明天開手可捫

黍珠忽見雲中身大袍脩裾儼垂紳二仙後從帔霞紋

四仙旁侍肅有倫節旄旛幢雜玄纁大旗錯落羅北辰

靈輝四垂燭九垠萬象晰耀熈陽春下民具瞻咸所親

抃舞頌呼維至尊孝恭祖宗肅明禋升中享帝恪以寅

神降之福志愈勤從兹慶禧益蕃紜日星順軌雨露均

來牟溢野粟滿囷率宇宙為唐虞人上帝永觀德是敦

億萬斯年鎮乾坤

梅花吟

長年見梅花每與梅花醉今年見梅花當為梅花淚梅花自奇絶人事如今別花下一徘徊若聽梅花說不願傍宮驛驛外塵飛多馬迹幾番驛使入南來南枝折盡花狼藉不願在深宮娥眉人去壽陽空繽紛簷下花飛片不上宮粧入草叢不願在西湖舊日逋仙跡已蕪可惜惜香踈影處新來多是拾樵蘇不願近東閣無人更管花開落黃昏風雨鎖朱門和羮人半歸沙漠只願開

向千岩窟饕虐憑陵任風雪花香不掩戰士寃花飛不
點流民骨吟翁索笑癡更癡豈識梅花欲避時騷經一
字不拈出靈均與我深相知

七言律詩

北京八咏

居庸疊翠

岩巒重疊倚天開翠色横秋海上來萬里長城連朔漠
九霄佳氣接蓬萊閭難關吏開門早貢馬番王納土回

願刻蒼崖歌聖德漢家今數子雲才

玉泉垂虹

碧嶂丹崖瀉不停翠微雲淨轉分明春風不散空中影夜月偏聞樹底聲内苑分來瑶草合御橋流出鳳池平仙源信與人間别歲歲年年長自清

太液晴波

仙沼天開近帝閽碧漪千頃漾晴輝春涵樹色浮金闕暖送花香映紫微神鯉遥從銀漢躍水禽長帶彩雲飛

百川喜逐恩波遠萬派朝宗向此歸

瓊島春雲

瓊圃瑶臺接太清鳳紋龍彩照春晴九重自逐祥風轉五色長承瑞日明珠樹望來留鶴馭翠華行處拂鑾旌為章共仰文明化願效周詩頌太平

薊門煙樹

萬家楊柳暗春城曙色微分乳燕鳴空翠不隨香霧散清陰猶帶曉寒輕平川杳靄迷征騎小苑依微拂去旌

最是清明看花處幾迴吟望獨含情

西山雪霽

日華初映最高峯玉樹凝輝在半空佳氣迴浮丹鳳闕
清光遥入翠微宫松崖乍逐春風散雲嶠仍含夜月重
青瑣朝回頻極目却將郢曲詠年豐

盧溝曉月

河上人家尚掩扉河中孤月蕩寒輝清霜古店聞鷄早
落葉空林見客稀飛鴈漸隨秋影沒遠山還映曙光微

壯游記得從東道疋馬高吟此際歸

金臺夕照

山色微茫映古臺平原千里夕陽開誰知碧草遺基在曾見黄金國士來樹繞河流天外去鳥翻雲影日邊迴清時自重飛熊叟不獨竒謀得俊才

南昌八景

西山積翠

西山秀出匡廬岑翠壁萬疊蒼崖深長空不盡太古色

喬木自下高秋陰半峯日落鳥雙度絶澗月明猿獨吟
欲覔洪崖舊隱處向風一寄瑶華音

南浦飛雲

崇朝爽氣西山晴縹緲乍見空中明沙光遠蕩石動色
天影倒射江無聲迢遥玉笥帶廬岳倏忽蒼梧更赤城
晚來為雨定何處高閣畫梁無限情

徐亭烟樹

南州高士湖上亭古木籠蓯枝崢嶸孤標直與元氣合

千載尚見斯人清雲來扶桑湯曉色雨入彭蠡迴秋聲
生芻一束不可致擊節浩歌勞我情

滕閣秋風

高城嵯峩千尺樓曲檻之下長江流鳴鐘日出賈客會
擊鼓波靜黿鼉游青山幾見海上月碧樹先得江南秋
會乘爽氣最高處夜攬白雲觀斗牛

洪崖丹井

仙人丹成飛上天遺此碧甃之清泉金蟆夜伏海底月

白鼠晝臥林中烟長松拔地巳千尺蟠桃開花知幾年
吾將三咽叩天鼓拂石坐讀瑶華篇
鐵柱仙蹤
豫章城中旌陽宫鐵柱下與滄溟通九泉深瑣地脉靜
萬古不共長江東風雲澒洞蛟下蟄雷電晦冥神降工
異哉靈跡不可測河洛因之思禹功
章江曉渡
江烟漠漠州渚微語笑隔岸行人稀霞光照海月在樹

水聲激石風吹衣高城樓閣霧中出遠浦鳧鷗沙際飛西山亦有高尚者獨卧白雲猶掩扉

龍沙夕照

積水之外髙春微滿目益見江山奇豫章翻風撼遠色若木蕩海迴髙枝落霞孤鶩不可極丹崖翠壁更相宜酒酣安得鄭虔老今渠寫畫兼賦詩

出龍河次胡祭酒韻

畫船鳴鼓發官河共說仙郎此地過山色遥連吳苑樹

雨聲微長楚江波蒲汀渺渺來魚艇柳岸悠悠起棹歌

春日共承恩澤重風光隨處散陽和

晚經淮陰

旅懷詩思共依微河畔移舟對夕暉平沙杳杳人孤渡

遠水悠悠鴈自飛重城月出鐘聲盡極浦烟深樹影稀

惆悵王孫徒極目白鷗來往釣魚磯

次下邳

河上飛花入酒盃東風停棹此徘徊沿堤細柳春先發

背水孤城晚自開白鳥遠從淮上沒青山多向沛中來
扁舟明發彭城郡訪古應過戲馬臺

戲馬臺

英雄此地有遺臺故國荒涼楚水哀霸業已隨玉斗碎
鄉人不見錦衣回山頭落日沉波去天際悲風帶雨來
不獨咸陽三月火曲池高榭總成灰

御賜武當山榔梅

仙果遥從福地來寶函初向御筵開捧盤中貴傳宣賜

當殿羣臣拜舞迴身對天顔霑雨露袖攜香氣出蓬萊
金穰永協豐年瑞萬歲千秋貢玉臺

送陳貟外子魯使西蕃

劒騎翩翩出武威關河秋色照戎衣輪臺雪滿逢人少
蒲海天空見鴈稀蕃部牛羊沙際沒羌民烟火磧中微
兹行總爲宣恩德不帶蒲萄苜蓿歸

少師姚公見寄新茗兼示以詩謹奉和答酬二
首

烟霞曾逐武夷人摘盡仙岩幾樹春常笑茶經收未遍
每於泉品較來真雲濤汎曉當窓響澗月分秋入甕新
此日玉堂勞遠惠不勝清思挹芳塵

早從方外識天人仗策從龍四十春道向玉毫傳得秘
書從黃石授來真錦袍玉帶承恩重碧水丹山發興新
借問古來名達者幾人能此絕清塵

邊將

曾驅飛將下天關太白光芒照夜寒暗出奇兵搜瀚海

遠追窮虜過隂山琱戈髙枕風塵静白羽清談意氣閑
為報漢廷諸將相臨邉如此古來難

少年將

翩翩馬上帶雙鞭寶劒珠袍美少年畨直每從雙闕下
射鵰常在萬人先傳來鬼谷兵書秘演得魚麗陳勢全
為問防秋老邉將白頭曽未上凌烟

夏日閑居樂 二首

緑竹蒼松引夏涼方塘曲沼藕花香千峯獨對空山静

一鳥不鳴清晝長春得細糧如玉子釀來新酒勝瓊漿
人生快意能如此何用荒唐入醉鄉
翠竹垂陰喜晚涼蟬聲斷續芰荷香鉤簾坐久暑無到
得句吟時興自長閒展湘紋蘄竹簟愛斟琥珀荔枝漿
生涯物外渾無事不似儒官滯一鄉

雨中會司訓舒同文書樓

小樓對坐雨來時愁思茫茫爾所知負郭田荒苗帶草
高堂親老髮垂絲 一聲黃鳥朝捫蝨滿眼青山晝詠詩

却笑山陽狂阮籍窮途何事不勝悲

游湖漫興醉中走筆呈孟博孫公

紅蓮白蓮開滿湖小娃唱歌閒且都故人相會能幾度
美酒何妨傾百壺雙拳藏鬮握松子萬錢賭勝賽摴蒱
暮歸酩酊白馬上誰識山翁非酒徒

西湖飲游書贈沈茶博

百斛美醪終日醺碧甌偏喜試先春烜生石鼎飛青靄
香滿金盤起綠塵詩社已無孤悶客醉鄉還有獨醒人

因思僕直鑾坡夜特賜龍團出紫宸

留別孫孟博

相辭明日去朝天楚水吳山興杳然千里斷雲隨去馬
一江明月載歸船草廬晦跡憐君老玉署登名愧我先
預買蜀牋三萬幅朝朝揮寫寄來篇

留別林宗旦

交游曾憶十年前西舍東隣隔爨烟萬卷詩書連架讀
一窓風雨對床眠霜蹄自足行千里雲翼還期入九天

何事相逢復相别暮雲春樹思悠然

挽袁太常廷玉代時秀作

蚤從藩邸識天顔喜得功名半世閒歸去天涯雙白鬢
夢回江上一青山寒巖夜静聞猿喉秋浦雲深見鶴還
寂寞遺莊何處是數株烟柳夕陽間

哀醫士林叔旻

初從海上見三山虚得仙經論大還天上鶴書真有名
枕中鴻寶竟誰看風吹丹旆秋雲杳草宿荒墳暮雨寒

遥想襄陽老耆舊懷君終夜淚潸潸

李士端杏軒詩卷

爾祖東垣積德深孫枝挺挺茂森森囊中賸貯君臣藥
脈底能安父母心軒外杏開花綻錦井邊橘熟顆垂金
何時解印歸來日柱杖敲門與細吟

文會軒為句容司訓揺昌賦

紅杏花香槐樹陰焚香長日對青襟心通秘檢從教問
口誦遺文不待尋暮雨自滋堦下草春風時動壁間琴

愧予衰朽登天禄獨對青藜坐夜深

七言絶句

題梅花美人圖

欲尋春信苦無因行遇梅花却怨春妾貌與花俱似玉可憐不見隴頭人

題歳寒亭卷

宜春園裏百花香嫩緑嫣紅競艶陽寧似歳寒亭下友獨凌寒色耐風霜

題畫菜為周郎中賦

生平常誦伐檀吟獨愛春畦紫翠深隨處烹羊與炰鱉

醉歸還此對彈琴

送江克顯還杭

餞別江亭日未斜東風開遍禁園花朔雲吳樹三千里

一路青山直到家

題梅花紈扇圖為沈公俌賦

瘦蛟天中倒垂尾萬斛明珠懸頷底長風半夜海上來

和月墮落青雲裏

題青山白雲圖

蘿薜陰陰覆野亭雨餘春樹滿春汀白雲一任風吹散

放出溪山幾點青

題畫二首

初日高峯照畫堂乳鶯啼處綠陰長朝來試看春多少

一路桃花澗水香

兩岸荻蘆秋着花釣絲烟艇隔人家白鷗飛盡孤雲外

萬丈青山帶晚霞

題張真人墨竹 三首

河漢凝雲淡不流玉簫聲斷鳳凰樓天風吹下瑤臺露
散作人間五月秋

翠竹蕭蕭粉署陰踈簾高捲畫堂深朝回日日焚香坐
愛爾凌雲一片心

翠節香根帶雨移蕭蕭偏與靜相宜春花零落秋霜後
獨立青雲君始知

紙帳為虎跑求上人賦

紙帳溶溶似雪輕幾迴聽徹萬松聲天風吹破中宵夢只有空山片月明

題鷓鴣圖二首

楚雲深處自飛鳴江草江花總是情兩岸客舟聽不得春風併入棹歌聲

黄陵廟前春日晴黄陵廟前春水生孤舟送客楚江暮落日時聞三四聲

題竹次夏文度韻

谷口森森玉萬竿鳳毛搖動不勝寒西窻記得曾留闕月送青鸞醉裏看

題紡績圖

紫羅步障遊時展紅錦纏頭醉後分寧識田家重耕織繅車終夜徹青雲

紅白荷花圖為湛知縣題

並蒂芙蕖出水新翠裳紅袖玉精神半醒半醉秋波裏

愁殺蓮塘蕩槳人

過楊州東關戲王時彥 二首

楊柳青青水岸斜城中初日散啼鴉關情最是閒桃李
處處春風解放花

高樓小婦坐吹笙楊柳春風動遠情却笑天涯芳草色
青青常是逐人行

與時彥登岸折梨花口號

一樹繁花開遠田閒來攀折曉風前天涯何處無春色

不遇情人空自憐

題竹贈沈公俌

丹山月出綵鳳舞湘江雨歇蒼龍吟長風萬里楚天碧
一枝高拂秋雲深

題無爲天師畫渭川秋雨圖

朝天初自玉清還鶴氅生涼鳳管閑想見上方揮洒處
雨餘星月滿仙壇

題梅花萬玉圖

題竹次夏文度韻

種成無數碧琅玕翠羽常含宿雨寒半夜行雲瀟洒過
小窗欹枕夢初殘

詠朱買臣

印佩黃金出帝畿錦衣閭里亦光輝覆盆橋下東流水
曾笑擔柴獨自歸

詩餘

舟人竹枝詞五首

妾貌如花朝暮新郎心似水蕩青春相逢好是迴塘路
荷葉深深不見人
門前楊柳岸邊花幾度逢郎來吃茶日晚莫闕
月明直送到儂家
荷花浦頭春月明問郎何處唱歌聲月明易缺似郎意
花開不斷是儂情
前年糴米上瞿塘今歲裝鹽過岳陽伴侶相逢終日醉
有錢不似在他鄉

五月瞿塘無客過黃陵廟前春水多但使黃金隨處有任他湖海足風波

夾城八景

夾城夜月

孤月之江秋露下高人靜期着佳人夜不來坐轉霜梧影吹徹紫鸞簫寶篆烟銷蜺桂子飛香下廣寒銀漢秋波冷

斗門春漲

驚雷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胥駕海來勢壓滄溟小　滿岸是漁舟撥亂飛春鳥誰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

半道春紅

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東風遇　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

西山晚翠

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靄和烟
度　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興未闌月照
芙蓉露

花園啼鶯

旭日照芳林鶯轉春風早一片紅雲暗不開無奈春聲
攪　乘興且閒游莫待韶華老隨意飛紅點綠苔休着
家童掃

皋亭積雪

積玉映空青蓬島人間近珠樹瑶華滿眼開縹緲仙臺影　便欲跨青鸞直上三山頂鶴氅披雲看下方月白銀河冷

江橋暮雨

淅瀝帶秋烟雨岸蒹葭響何處漁舟暝未還隔浦聞清唱　撩亂下枯槎一夜苕溪漲天目應添翠幾重明日看晴嶂

白蕩烟村

毅齋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毅齋集卷五

明 王洪 撰

序

序文

六經之文至矣周秦而下子史百氏可以觀其變焉易之道變書之道治詩之道志禮之道分春秋之道法孰不以為天下之至文然聖人之心非特為文設也為天地廓為人道極為萬世學者之準也故身行

之口宣之策書之笣諸天地而彌綸之探諸鬼神而微顯之叙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而惇勅之著諸禮樂刑政而齊一之稽諸吉凶成敗盛衰而警勵之博諸鳥獸昆蟲百物而區别之其言之所立其道之所傳仰乎百世之上昭乎百世之下性而由之者聖求而復之者賢悖而絶之者愚而人君用之精則王駁則伯棄之則滅斷斷乎不可易此聖人為天下後世之心雖不為文而自不能不為文也後之學是者吾

惑焉不求其心而覘其語言不躬行實踐而支離乎筆舌斷斷焉惟恐言之不文而去道益遠務博者龐好奇者譎論高者誕甚者一切屏去繩墨而譸張之放情以為高闕　以為闕　騁詐以為功用其衺說曲知以蔽天下耳目使學者心志喪惑而生民泯然不見先王之治噫文何其不幸至若是也雖然是非文之過也為文者之過也為文欲以傳詔後世而其患乃若是可不慎乎

序書贈吳從善

錢唐吳君從善以書學為給事中以余嘗從事於書也數有徵於余余媿不能為役則以其所聞而告之曰書之源古矣至後世而變益盛自科斗之大小篆之隸之行之草怳乎若春夏秋冬之遞遷而君子不能無慨然世道之感焉秦之先也若蒼頡沮誦史籀程邈徒以作書名而已至漢杜蔡魏鍾索吳皇象晉王庾隋智永唐虞歐褚薛顔柳始皆專能書之名至宋米蔡蘇黃而其

變極矣後之學書者固莫能出於是也然自是來數百
年間未嘗聞有升杜鍾之堂入二王之室者豈其資性
皆不及古之人歟將法之不傳後之人莫之能究歟若
夫形聲事意之別偏傍之正波磔努勒之法固有存於
書者矣又豈所謂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歟
蓋嘗竊以為古人之法具存於書因其法而求其意求
其意而盡其妙則君子宜盡心焉抑亦似吾學者之為
文乎吾學者之為文也聖賢經傳史氏纂記諸子百家

之著述讀焉必究其本涉焉必尋其源咀嚼其菁華吟詠其音聲鼓舞其節奏别其是非而窮其指歸其為文也内純而外一含和而守固禁不敢慕乎利禄以汩其志危不敢懷乎患難以挫其氣華不敢狃乎釆色以昏其神淫不敢溺乎音樂以蕩其守憺乎與天地通肅乎與神明一超乎宇宙之表而攝之方寸之中邈乎百代之前而著之瞬息之内於是易之奇書之正詩之温醇禮之典則春秋之簡嚴史氏之精核諸子之辨博其於

物也天地之遠大日星之昭布山嶽之崇峙江河之奔放草木之華麗罍洗簠簋之簡質孤子之悲出婦之怨戰士之剽悍端人之莊重忠義之感激隨其所向各極其趣蓋從容於法度之中而優游於意態之變於是庶幾乎為文之至矣學書之法果異於是否乎今夫農必勤播五穀之種然後有穫今夫御必習交衢之舞然後逐水曲上下而無敗而況於書乎雖然是皆所謂藝也古之君子固有欲學問希聖賢德澤潤天下名聲顯後

世不屑於此者矣然亦能之足以不朽者又何必待乎其他哉今聖天子樂天下治平崇尚文學詔天下能書之士學於禁林嘉會之意甚厚而吳君又能卓然以能書進有名於時則所謂升堂入室者將有在於吾從善矣從善因吾言而盡其所用心將復有大於是者由是得焉豈特書也哉

贈御醫陳德中序

古者聖人立教養民以人之生函陰陽五行之氣内鑿

乎喜怒哀思愛惡欲外薄乎風寒暑濕燥火不能無病於心則蠱於目則盲於耳則瞶於手足則廢甚者至戕其生於是因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藥物金石草木鳥獸蟲魚之屬味其甘辛鹹苦性其剛柔燥濕寒熱臭其芳烈色其青白黄赤而别其倫類等其重輕制其物宜察乎氣之所感疾之所在隨向而投之如決渠去穢驅盜出室而保護赤子俾盲者明瞶者聰廢者起蠱者瘉咸復其初而生不害至後世之士如扁鵲和緩者

克精其術亦往往有以濟世史氏從而傳之與功業豪傑之士同著不朽且録其文次諸六經諸子是豈徒然也哉蓋聖人之教民之死生所繫如此之重誠不可得而泯也班固嘗曰醫自倉公以下其學晻昧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然自仲景以來數十百年河間東垣潔古雲岐之流著論辨明以上達軒岐之妙學者由是取道焉則又不可謂天下後世果無其人也吾鄉有陳氏者業醫六世世尤工治目眚之疾至德中及其弟景中進業益

精用薦來京師遂為太醫院御醫名聞四方今年兵部
尚書方公從子年幼病目嘗求諸里醫治之弗效求之
邑醫弗效求之郡醫又弗效乃曰京師衆醫之所萃也
宜得其良於是攜至金陵求諸醫之良者春坊中允于
公以陳氏薦治之不數月而愈噫天下固未嘗無難治
之疾亦未嘗無能治之醫以難治之疾或付之庸醫以
能治之醫或置而不問則屢求而屢失若陳氏之善醫
于公之知人可謂兼全而兩得者矣方公謀有以報陳

氏者乃來徵予文予史氏屬也百家衆藝咸得論著況
陳氏醫術其良如此者耶故不辭而贈以言其尚有進
於古之人也乎

夏日文宴詩序

永樂己丑夏浙江都指揮使蔡公合大參易公翰林檢
討王洪洎學官方外之秀宴於清湖里第風日和美有
羞維時揖遜獻酬以壽以樂大叅公嘉是會也舉昌言
拜舜禹之句俾諸君子各占韻賦詩而屬洪序之洪竊

惟今聖天子在上德化宏敷文武效職時和年豐民物熙雍二公以方叔山甫之材授藩翰之寄統有浙東西十一郡之地百萬之衆克宣上恩忠勤並隆兵農咸和於是仰政教之大成樂休沐之閒暇徵賢合才設是良宴雍雍揄揚歌咏太平之風洪也以閭里細民備職詞苑承恩南歸獲焉末學而濫賓席之次謝過弗暇奚敢當是子夏任哉雖然抑有不可以不志者宴而有禮不吳不傲一也加禮末學使後進知勸二也舉詩以訓造

次弗違義三也三善具而咏歌繼之鏘乎金石之奏燦乎珠貝之列凡在卷者皆可傳而誦也故僣次其詩自大參公以下凡若干首而序以弁之是歲閏四月廿有七日翰林檢討王洪序

夾城八景詩序

錢塘山水之勝聞於古尚矣夾城者在郡城之北其一偽張所築其一故元將楊完者營也今廢地值二城之間故曰夾城丙午歲天兵自昱嶺關下餘杭守將以城

内附郡邑數十萬之衆始得脱去僭偽歸於聖朝沐浴
恩德上事父母下育妻子生息作業至於今五十餘年
之間歲時豐登民物滋殖有加於昔而山川之靈亦效
奇獻秀或蒸為卿雲或溢為醴泉鍾於人為賢才同發
舒於光天化日之下蓋山川人物秉國家氣運之盛固
其理然歟洪友夏文度自城中徙居夾城之北隅凡朝
夕之所遊耳目之所及風烟雪月奇偉清秀無不可愛
於是列為八景作詩紀之前禮部郎中王儀之鄉貢進

士張行素處士項伯藏孫孟博皆和之聯爲大軸於是
夾城八景遂大傳於時人皆以爲數百年之秘至文度
始發之而不知皆由上之恩德休養生息太平無事至
於如此之盛也噫洪自七八歲時從大父玉岩公來居
於茲自學至仕三十餘年其於斯景譬如賢知奇俊之
士接膝而莫之省也於此蓋有以見文度之識過於洪
遠矣故爲題其端使鄉人觀之而咏歌太平君子固不
可以無作也

送張行素序

錢塘張行素自臨淄幕官中鄉薦會試禮部以疾不克終事將渡河而東歸賦詩别嘗所來往者行素予故人也善為古文詩歌往往清麗可喜其志銳然欲追古之作者以顯名於世顧不能自進乃從諸士子羣試於有司又以疾不得顧而去其可慨也歟豈所謂顯晦利鈍有莫知其然歟將莫之為而為而力有莫能強之者歟夫君子求其可知者而置其不可知者則知益明盡力

於可致者而不强其所不可致者則行益至由是言之則行素是行雖可慨也其又有可重者歟是故進退者事之機也得失者時之會也感激者勇之發也曹劌名將也三北於齊一戰而勝之名聞諸侯匡衡漢碩儒也屢薦而弗售卒至宰輔是何以然哉彼固有所激也不然則彼二子者不免三軍之負將而已耳閭巷之小儒而已耳烏能致遠大乎此所謂屈之而伸損之而益困而亨晦而明鬱而通大丈夫有志者之所為而非尋常

委墮淺陋自詭以命者之所能至也行素身癯然若不勝衣言訥然若不出諸口人視之温然儒者也而胸中所存毅然有莫能禦者負其所學外不求諸人内不失其守一不如志則攝衣而去畧無幾微沮衂之色且欲益勵其志廣其問學必底於成而後已噫是可重也歟世之所謂士者幸一得志不翅侈然自足不得志則沮而怠耳其視行素賢否為何如也夫不以歲之不熟而輟其耒耜者天下之良農也不以器之不售而廢其規

矩者天下之善工也茍一遇馬所得不既多乎勗哉行
素方當聖明之際登明選公有志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沈景清歸省序

户科給事中沈君景清之請告歸省也始奏之明日翰
林檢討王洪禮部員外郎孫迪仲約曁諸鄉邦交游者
踵跡更賀其行也又皆出都門外十里飲而送之雨雪
新霽路無浮埃車服濯濯照映道路仲約謂沈君兹行

足為其鄉邦父母榮也屬洪文以張之予惟凡人父母之育子也幼而愛長而教恒患其不克成立而賢苟賢矣又患其不得仕於王朝揚芳邁烈顯庸於清時苟壯矣又患不得躬目其光華身受其禄養以慰教育期望之意此人之至情然而克全此者鮮矣厥有教而賢賢而仕仕而身享其報豈非難得者哉宜乎吾黨之士為沈氏慶也古之君子固有身都將相食禄萬石出有結駟之華入有列鼎之奉其心不樂以戚亦有不擇官而

仕其志樂者何則父母在雖小亦足自樂也况沈君於此其小者固萬萬其樂大者又足以自致者乎沈君賦性明敏好學而篤行發迹邑庠蜚英太學一旦褎然居侍從之列揚言王庭珥筆丹陛依日月之清光仰天威於咫尺令兹承恩而南歸也綵衣高堂奉觴拜慶禄足以養之官足以顯之名足以昭之賀聲洋洋盈溢閭里賢哉沈君兹行真足以為鄉邦父母榮也雖然吾聞君子之仕榮其身必榮其親榮於一鄉必榮於天下榮於

天下必榮於萬世此忠孝之大者以沈君之材之學而又加勉焉其患不至哉洪與沈君同學於蓬居先生之門仲約又其同志者也故於其行喜之最深期之最重而序之特詳焉

送湛用和序

錢塘湛君用和以明經中進士第擢內江知縣將行友人庶吉士吳子厚張憲刑科給事中曹德脩來徵余言為贈余惟郡國之化自縣令始蓋令於民也甚近近則

易親親則易化顧其政何若耳是故猛可以使民畏未可以得民心寛可以得民心未可以善其俗語而或悖之禁而或犯之招而或去之其心未得也况於利悟於義皆於德易於法而懵於教訓其俗未善也是故君子必教之以孝弟忠信風之以詩書禮樂養之以寛厚和惠選其賢良而表章之擿其奸獷而芟鋤之存其饑寒而衣食之時其力役課其耕桑而休息富庶之民於是乎靖嘉風俗丕和而政治以輯古之所謂良有司亦不

過若是而已而後之為是者吾惑焉汨其本原而究其末流患德之難循而快於威之易行於是狙之草菅之斧斤之民噢咻而政益急俗苦窳而教益弛雖良二千石亦莫之能理此余所以常歎吏之不學而善治或寡也湛君華年好修且其為人聰惠端謹窮經力學尤潛心於詩人温柔敦厚之教以是而為政也其將有以得民之心歟有以善民之俗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余於湛君是望故以此告之且使夫讀詩書者知所以

為良有司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張愿中序

錢塘張君愿中由進士中高等爲工科給事中未幾出判永寧其行也友人李君孟博徵余言爲愿中贈永寧古西南夷之地其山川險惡其民椎結藍縷鳥獸與居性復愚獷怒則拔劒相刺擊至親戚不顧盖三代所不治也漢武帝開夜郎畧羌僰久而後得魏晉以降羈縻弗絶或紛不可治則一舉而殲之不少貸至於天朝威

德澤洽無遠弗屆西南諸夷皆俯首面內願出租賦聽約束奉法度與中國氓等於是因前代制立郡縣置吏以治亦務安輯之而已然吏或貪暴則雖驚竄逸入山林險阻晻昧不見蹤跡政用不集而人靡寧嗚呼亦難矣哉是以君子於斯必知其俗平其政而後可得而理也昔者太公治齊平易而民歸之班超在西域以寬大得士卒心因其俗也黃霸守潁川民用不擾諸葛武侯治蜀南人畏服平其政也於是乎德以勞徠之和以柔

之威以鎮之寛以待之如是而人不服政不成者未之有也是故震風撼木不若惠風之煦萬物也鷹鸇搏擊不若鳳凰出衆鳥馴服也君子強察以為政不若仁厚之入人深也故林木茂而鳥獸至焉江河深而魚鱉萃焉君子仁義積而衆庶歸焉易曰信及豚魚豚魚至無知也信尚能動之而况於人乎張君英材俊學一舉而為名進士其登崇進顯固將有待然所以宣布上德嘉惠吏人使其帖然安樂而政治以與吾於張君之行深

有望也若夫紛更以為能摘拾以為明欲速不達者此則瑣瑣者所為余可無告故於其行特以是贈之且冀其成焉

送柴叔輿知岳州府序

予讀班固書至所傳循吏未嘗不輟而歎息以為漢之初興蕭張陳平之流智畧輻輳應時出奇以成功名及天下已定而廉直悃愊之士往往奮起於其間以師師郡邑撫摩細民而使怡然安樂於田野鄉邑之間而無

不得分願之歎庶幾古君子愷悌之風跡其功效與智
謀奇偉立武功輔王業者並傳於不朽何其盛也噫豈
特時之異哉盖應變以智安民以德固自然之理也令
國家平定四海德澤涵育休養而生息五六十年聖天
子嘉惠元元尤嚴重守令之選必有所謂奉法循理之
士如古人所傳者卓然出於其間故喜求而樂得之而
凡士之為是職者亦未嘗不以是而致其祝望之意況
時論之尤賢者乎柴公自江西參政再入為兵部郎中

今年以薦授岳州知府命下之日湖湘南北之間爲良二千石者非他人必柴公也公聞之曰車不敢當也然不敢不勉夫贊政司馬爲賢郎官出參大藩爲賢方牧又况爲是一郡者乎吾知公必卓然無愧於古而不止於是也故書素所嘗論與士大夫之望者以爲公贈慶其邦人且使凡爲守令者視予之言有以重其職

送廣東按察僉事李公之任序

令之所謂執法之官在内曰都察院大理寺在外曰提

刑按察司司之長曰使其次副使又其次僉事也每視事長與其貳列坐堂上參決一道之政凡刑獄重輕官吏刺舉號令設施憲使曰可副使曰不可副使曰然僉事曰不然交致其能以共成其政必使刑無不中令無不善民無不安官無不得其人此蓋朝廷設官分職之盛意然居是任者非才且賢固莫克稱也錢塘李公孟博由名進士為兵部主事今年冬以賢勞擢授廣東僉事之職命下之日凡知李公者莫不為公賀既有以為

廣人之慶也來徵予言以贈其行予嘗聞之人有受人之傭而為之耕者必耨其狼莠養其良苗以底於成苟怠且肆則必怒而黜之固也苗其如之何哉良苗者百姓也狼莠者害百姓者也耨之養之按察之職不如是不足以稱其職況乎嶺海百越之陬地大以遠俗雜乎夷獠而犀象珍奇之產足以蕩惑心志而可不益慎之乎今聖天子在上明刑慎獄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日月之明照乎四海雖在遐荒萬里之遠待之無異畿甸之

閒輦轂之下而李公之居是任也才有以爲之識有以達之廉有以守之吾知其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卓然爲賢僉事以無負擢任之意也審矣是固足爲廣東一道慶也能無言乎

貞孝堂詩序

御醫趙君彦殊示予雲間張氏貞孝堂詩文一卷凡若干首予讀而歎曰盛哉何其多也非張氏母子之賢其何能致若是耶當其夫之亡子之弱也家既危矣非母

能守疇克以立及子既壯而母且老非子能孝疇克以
養世固有冐終天之哀而二其操不克肖似貽羞父母
者宜諸君子之文之美張氏也然吾聞之古者君子之
為文為可傳也言之而不文不傳也文之而非闕 不
傳也察乎古今之變酌乎是非之公燭乎性情之闕 而
本乎義理之正凡臣之忠子之孝婦之貞與凡不闕
值變故不失其節者彼不能言吾代之言併其難言者
而盡言焉彼不能傳吾為之傳併其不傳者而盡傳焉

其言之所立其行之所傳仰乎百世之上昭乎百世之下泰山不足為其高也江河不足為其深也金石不足為其堅也而天地之運不足為其久也由是觀之張氏母子之賢其果有傳哉莊姜之詩孔子所録南陔白華之什君子惜其闕焉予於是蓋為之深歎也故僣序其文而傳之

送姜潤華序

行出於衆人者惟士為能若吾友姜君潤華其出於衆

者乎潤華以良家子幼而愿長而敏壯而益和以謹事父母孝兄弟友愛特厚其季潤英以鄉貢游成均居京師有年矣潤華歲來視焉或再至焉觸寒暑冒霜露跋涉山水之險阻不少憚避其來也視其衣服而凉燠之察其匱乏而周濟之問其德業而敦訓之噫吾所謂卓然出於庸衆之士者非吾潤華者邪吾觀於人友于之弗戒者多矣貧賤一不省視或富貴得志則煦煦然外托骨肉私焉以為利不幸而患難掉臂去不顧不翅如

塗人然斯人也視吾潤華豈不有媿也哉棠華之詩聖人所録鸖鴒之喻君子感焉吾於是益重吾潤華也故於其歸舉以贈之

送營繕所正蔡士新秩滿復任序

營繕周冬官屬也凡國之宮室朝市塗軌經緯興作之事皆出營繕時序其法以令其屬辨之域以定其位立之表以識其景準之水以酌其平必才足以任事勤足以律下智足以守法然後可以訓飭百工仰諭天意成

國之制而大著於後毘陵蔡君士新居是職三年矣其爲人也敦篤而好禮和敏而尚義其施之政也奏功聖天子嘉能焉計事同寮讓善焉約衆而百工服義焉是故休顯之聞流於天朝榮承上恩日大以著人或問之則曰吾知盡吾力焉耳吾何能哉雖然吾亦嘗學於師矣凡吾所營作也患材之弗良材良矣患用之弗當高者不可削而庳也短者不可益而長也棟不可桷也櫨不可柱也而居不可臬也用當矣患制之弗善制善矣患力之弗齊且至是

故用之當斯無枉其材者矣制之善斯無楛其器矣用力齊且至斯無遺其善者矣此吾所學於師而勉焉者吾何能哉吾知盡吾力焉耳今年春秩滿天官考其課最以例復職前浙江僉憲劉公嘉其為人欲有以贈之也命余為文且道其語若是余嘉其義書此以復之云

送楊教諭序

錢塘楊公遂初為全椒學官翰林庶吉士潘進學中書舍人葉仲勞前内江知縣湛用和慶學校得師且以余

尤與遂初好也徵文送之余因仰而言曰學校王政之本師者學校之所由興者也昔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干戈甫定即崇庠序之教府州縣皆命立學博選俊秀禮求師儒廩而教之有大學之貢有鄉舉之選拔其賢能列於庶位其為卿輔而尤賢者則求其師而聘之崇其禮秩擢為侍從六卿以旌其教育之功於是天下之為學官者靡然知勸矣今皇上表章六經弘闡聖學尤嚴重師儒之選教養益具得人尤多公卿大夫丈學

之士彬彬然揄揚鴻猷論薦功德郁郁然與三代同風蓋上之所以養育與師所以教誨而造就之者其效有不偶然也夫漢之治盛矣高帝馬上之習不加意於詩書至武帝時因董仲舒公孫弘之議始立學官置弟子員宋以文教治天下至慶歷時始州縣有學雖盛美之事積久而後成其養士之隆待師之厚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然則士君子生於斯時抱其所學卓然為學者師作成人材以益隆太平之治其任豈不重耶知所以

重則知所以盡其職以無負教養之意或者以為卑
秩而莫之自振是蓋未知盡職也遂初篤學弘偉之士
也嘗以周易舉禮部為訓導建安有名甌越之南今茲
陞秩全椒造就之功宜益倍於昔以無媿吾向之所謂
師者也然則吾黨之士又安得不為全椒之士慶也故
於其行與論其大者蓋亦遂初之志也

送楊君遂初還宜興詩序

予幼時與君同游郡庠善相勸過相規心相敬又相樂

也居三年同領鄉薦既又同試於春官予幸齒俊造之末備員行人君懷抱利器不得志出為宜興縣丈學自是別去不得一相見今年以事來朝京師得與君會連衽促席追論往昔甚樂也昔者詩人之思君子也其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及其見也則曰既見君子我心則悅又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得見君子為可樂也今予與君別四三年而得胥會於此敘其平生之歡於旦夕之頃豈天耶人耶宜乎

乎樂之而不忘也然樂不久而遽別則凡我夙昔交游之士又烏可已於言乎故同里蔣良夫合諸顯融賦詩以贈書在卷軸予竊序而引之亦所以厚人倫懷舊俗敦乎禮義不悖詩人之旨也仍繫以詩王衡指春暮風日淑以暄驅車城南陌言送夫君還送遠終有別何以慰離顔沽酒為君飲取琴為君彈彈罷長歎息會面誠所難桃李自成蹊松栢守歲寒願言崇令德永矢同心歡

胡祭酒詩集序

國子祭酒豫章胡公以所著頤菴詩集若干卷示洪俾為之序洪因作而言曰詩三百篇盛矣五言之作出於蘇李唐山夫人之歌則騷騷乎雅頌之遺意至於建安悲壯而激烈君子不能無世變之感及乎齊梁而侈靡極矣唐詩倡於陳子昂遂有李杜韓柳之盛若宋諸大儒其精深造詣蓋亦可以求其本焉元起於朔漠文制疏畧至元天歷之間若趙文敏公虞文靖公范文白公

揭文安公亦各鳴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粗豪為壯以尖新為奇語言纖薄音律怗懘盖自晚唐皆然末世文弊固其勢之然也聖明混一四海肇復先王之制興禮立學以風厲學者至於今五十餘年之間政教之隆並乎三代年穀豐稔民物滋殖四夷賓服瑞應荐至麒麟騶虞嘉禾芝草之祥日獻月進聖天子方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於萬國公卿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鋪張洪休洋洋

乎雅頌之音盈於朝廷而達於天下當是時公以儒學德行由翰林侍讀春坊諭德為大司成師表四方之士而文章卓然名於一時盖其所作必欲追蹤古人事核而喻切辭醇而旨遠渢乎春容正大之音可以無媿於古而公則歆然自視若不足也嗚呼堯舜之盛尚書載之商周之興詩人頌焉文章有關於世道尚矣洪與公同游禁林十有餘年朝夕承公之誨至論古之作者未嘗不慨然於斯惜乎以洪之昏陋而莫能進也姑序諸

卷端俾觀公之詩者有以發焉

送夏文度序

文度昔舉進士時洪始束髮挾書册從郡博士受業慒未有明也當是時文度上春官衣盛服策大馬自方伯及郡縣之長吏咸出餞都門外道路辟易父老觀者莫不歎譽洪時在諸生之後文度雖不識洪洪竊慕焉後三年洪忝名薦書列官於朝文度亦仕在外不見者蓋久既而洪歸錢塘文度亦自武昌屏居於家洪因其季

始克與文度游握手笑談予二人者慨然自以為相得之晚也然文度志氣卓絶尤豪於文辭不以洪之無似愧不輕而重者多矣永樂七年洪扈從來北京文度以事遷謫上書闕下聖天子命禮部試其文中優等遂命復為太學生洪時竊賛頌聖天子天地之德立賢無方不遺一介之才退而又賀文度之遭逢聖明得蒙顯拔如此當何如報也然不久予别去矣今年復來與文度會於金臺之下竊窺文度學益篤志益厲行益恪噫洪

不見文度久矣何其老而愈成若此也至於感激奮勵自謂蒙聖天子非常之恩拔之幽微之中置之賢俊之列雖竭駑鈍不足以報萬一此其志又過常人遠矣當是時六館之士莫不知其才愛而重之而不知其志如此也君子之於事業患學之不足學足矣患才之不贍才贍矣患志之不遠以大令文度若此吾知其造就愈非人所能測者矣然文度不自以為足也是歲之十月將歸省其親謂洪曰子知我者何以贈我洪為文度友

將二十餘年愧無以益其高遠也故述其舊而告之以此俾文度益知自重而觀予文者知聖朝之作成人材而懷學抱志者果足以有為庶知所以自發也

送錢叅政序

永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詔以兵部郎中錢公述等七人為福建叅政及鹽運使之職明日上御奉天殿復詔進對從容勞問并諭所以為政恤民之意厚賜而遣之七人者頓首俯伏言臣等駑薄不足以當大任副聖意

不敢不勉又三日陞辭以行同官員外郎浦城蕭福主
事錢塘周文及諸交游之賢咸餞之都門之外復謁予
禁林曰願有贈也夫令之所謂布政使及叅政者蓋古
方伯之任其大且重可知錢公資幹偉秀而才性明敏
敦重有守而處事周給卓然為羣官稱首令玆任也其
勉焉以善其職以稱所謂重且大者又奚待於予之言
也雖然予嘗觀令之方伯所謂賢者固多見稱於時至
於徼文簿書撓法訟獄厚飾厨傳潦漢之所及百姓利

害休戚之所在漫不加省苟焉以待滿者蓋亦有之矣
夫為方伯者苟焉以待滿為郡者苟焉以待滿為縣若
衆職事者苟焉以待滿上下交相苟如吾民何聖天子
所以加惠元元超擢屬任其意果若是乎若使為方伯
者勉焉以善其職為郡若縣者勉焉以善其職為衆職
事者勉焉以善其職政底於治民獲其所庶幾乎有以
稱上之意然所以致此者則自賢方伯始也夫一介之
士窮處草茅之中布衣韋帶幸遭逢聖明位任方岳端

居廟堂之上表率數千里之地而不思所以勉焉可乎不可也世固有才而不得位者矣亦有得其位而才不足以有為者得其位而才又足以為之予之所以望於錢公者豈有量哉予於是而知錢公能善其職者也賢方伯者也於是為之文也

會試録後序

國家之盛必觀乎賢才之衆多唐虞之治萬邦咸寧必曰野無遺賢而濟濟多士文王之所以寧也卷阿之詩

名康公誦成王福禄土宇之廣矣必申之以藹藹王多吉士而嘉樂君子宜民宜人受禄於天者盖有取於百辟卿士之不懈於位焉夫臣子祝頌君上之福禄可謂至矣然必歸於得賢之盛盖賢才有繫於天下國家者其重如此然必聖人在位樂育而造就之然後有以成焉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命一海内武功既成興禮立學教育天下之士經術以造之師長以訓之廪餼以養之衣冠以表之及才之成則科目以登之爵禄以榮之

由是四方萬里海隅徼塞之外莫不有學絃誦之聲溢於郡邑而文學賢能之士彬彬乎盛矣皇上纘承鴻業撫綏萬方益弘仁義道德之化崇奬儒術作成士類敷教昭明民物康阜而和氣充洽騶虞嘉禾醴泉甘露之祥日獻月進仁厚之麟游於郊藪蓋軼乎三代而過之矣然明詔屢頒賓興賢能蒐舉遺逸必欲得天下之賢才以隆萬世太平之基蓋養之也厚教之也詳取之也周而用之也重宜乎得人之盛有加於昔乃永樂十三

年春二月天下鄉貢之士會試於北京者三千人而與
選者得三百五十人焉蓋自設科以來未有盛於茲者
也然則士生斯時遭逢聖明得蒙造就如此又豈不為
榮幸也歟雖然余聞之古之賢才所以異於人者以所
行無愧於所學也惟諸士子必思所以自勵益懋其學
卓然若古人施諸事業上忠乎君而下潤乎生民榮於
當時而傳於不朽庶無負於選擢之盛意俾天下之士
亦景慕而興起焉不亦美哉洪欽承聖恩忝預校文之

列樂頌國家得人之盛而尤為諸士子勸也謹以是為
會試錄序其尚勉哉

鯨波萬里圖序

三代封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
盡恒山蠻夷荒服不及以政皇明受天命舉三代所無
之天下一統而有之遠夷君長自古所不能致者莫不
朝覲率職時節致水土百物日獻月貢不絕於道路朝
廷加恩懷柔遣使鎮撫之馬跡所及樓艫所至賦政宣

德如東西郡縣何盛也永樂三年吾鄉林叔昊氏以醫
從使者航海至倭國踰年而後歸遂圖其山川所歷以
誌一時之盛時出而玩焉凡江海之浩洋島嶼之迥絕
波濤之薄潏魚蝦水獸烟帆雲樹蠻檣賈舶出沒於海
潮洶涌渺茫之間者儼乎如在眉睫之下雖工人所不
能及者亦可意想而目覩也夫一草一木可以見天地
化育之功斯圖雖細而聖朝德化之大亦庶幾於是見
之而叔昊以鄉里布衣卓然能揚芳於萬里之外其志

亦可壯也故為識之

送柴僉事之任序

以侍從近臣出治方岳宣聖天子之法以糾正乎郡吏千里之內仰其風采而畏其威嚴率其表儀而聽其號名君子之仕至於是其可謂榮且重矣以榮且重必有以稱之然非公明仁厚有莫能為者泊乎無私物至而應苟有舉焉不吐不茹斯可謂公矣在邇知遠人莫能欺奸無遁情幽隱畢達斯可謂明矣父之如恐傷師之

如恐亡去其貪殘而拯其顛連通其壅塞而達其分願斯可謂仁矣信能如是則千里之内枉者皆將有以正矣冤者皆將有以伸矣貪者皆將有以化矣暴者皆將有以戢矣遠方小邑幽細之民皆將有以安其所矣推是以往有大於是者亦足以為也舉之非公也察之非明也撫之非仁也雖乘田委吏有不可為者況所謂禁且重者乎吳興柴公景春由給事中秩滿擢任湖廣按察僉事其友中書舍人鮑君應文榮其行也求余言贈

之夫贈之為言增也柴公寛厚明敏珥筆殿廷克舉其職攝政京兆郡民安之以是材也居是職也固不待予之增者然余與公同仕於朝又夙有鄉里之好於是行也嘉鮑君贈人之義而知柴公為一道之福也故以是贈之

送蔣知縣序

余嘗以為守令之於民非獨勢論之也衣食撫育有親之愛訓誨策勵有師之教勤以振惰威以挫慝惠以周匱是故政教之成也事不煩而風俗美民樂其治而不

曰吾賢父母也南豐之士仕於朝者曰吾賢令長也噫是何以致此於人邪盖其為人疏通而有守敦篤而不滯通儒術而精吏事達民隱而恵下人所謂卓然盡心者是宜致此而不難也以江陰南豐之為政如此益知公之為南康尤有加於前時也余無似忝官於朝聞郡縣守令之有政績者未嘗不樂道其政而歆豔之況余同年而交厚也耶故於其去也尤欲其勉而大之心無愧於古之人也故為之序

命將治裝而南凡與孟聲游者莫不為建陽士子得師之慶況余又相知之深者耶夫校官位雖不加於州縣之吏其道固甚重也彼州縣之吏苟善其職施不過一州一縣而止耳若夫身而率之正其德論而宣之明其道作而振之成其材譬之深山大谷楩枏杞梓惟用者取焉其效不亦大乎由此觀之則凡為建陽士子者宜何如其慶也抑吾聞建陽當甌越之交密邇崇安劒津其間多名山水幽深遼闊寛閒之地亦有如昔時隱君

子者乎孟聲講授之暇倘得其人而與之游吾固不獨為士子慶又將以是為吾孟聲慶也孟聲行矣他日有得北歸以告我請執鞭而從事焉

送江西右布政使于克恭之任序

古者建侯樹牧以承化宣德阜康兆民肆惟聖朝稽古建官惟賢惟能用列庶位而外牧藩之任尤重於昔永樂十六年四月詔以刑部郎中于公為江西右布政使朝之大夫士曁凡交游莫不為江右得人之慶其行也

祖而送之車馬溢路觀者歎息大丈夫遭遇聖朝致位如是誠可謂不負所志矣然予嘗觀古之君子抱其魁偉卓絕之才欲超出世俗勒名當時昭飭業於天下後世恒患弗遇遇其時遇其時矣患弗獲用獲用矣患弗重且大重且大矣又患弗克負荷而有瘝職之譏于公早以文學起家振鐸郡庠為良師儒升秩執法為才御史侍講春坊為賢宮僚載遷秋官為能郎中夫為師儒也良斯知所以為教矣為御史也才斯知所以用法矣為宮僚

也賢斯知所以事上矣為郎中也能斯知所以賦政矣事上忝為教勤用法審賦政均以是出任一面之重卓然為賢方伯豈虛也哉宜乎命下之日吾郃之士莫不彈冠而相慶也昔者申伯出治於謝尹吉甫作詩送之其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又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以見宣王任賢使能致中興王業之盛著之大雅萬世誦咏余無似幸忝朝署之末于公斯行仰頌聖天子用賢之明且欲公流功名於無窮也竊取詩人之義為序

以贈並以致祝望之意焉同邑王洪序

送沈副使秩滿序

錢塘沈均仲聲為北京庫官秩滿將上政於吏部其鄉之仕於朝者前浙江按察僉事劉必榮刑部郎中方杲主事朱勤楊勉兵部主事周文監察御史周建中書舍人葉臻錢博朱暉王賓衛經歷祝祐翰林庶吉士潘勤冠帶舉人萬完太學生朱幹扈從來北京喜其為人與之游又樂其政之有成也屬洪為文贈之洪曰君子之

職也盡心焉耳矣昔者孔子為乘田曰牛羊長而已矣
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夫委吏乘田卑吏牛羊會計
細事孔子大聖也以孔子之大聖行卑吏之細事宜若
不數數然者必曰會計當焉牛羊長焉其小者如此況
其大者有不盡心矣乎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後之
君子其不及孔子也益遠矣或仕而卑職則鮮事其事
曰我非是材人亦將曰彼非是材噫洪嘗觀之矣未有
舉千鈞而不能舉儋石者小者之不足大者之有餘天

下無是理也直不能盡其心焉耳政之患莫大於不盡心盡其心者任大且重雖材不足猶克舉焉不然雖小且易亦僨焉而已矣洪閒仲聲自授官以來期歲之間凡金帛泉布百貨器用之出入簿書之會計頓置之方畧寸較而銖察之曰燥者不可蠹也濕者不可腐也盈者不可損也人問之則曰無負茲職而已吾非他求也嗟夫使職如仲聲者皆若是政其有不舉者乎朝廷設官制禄待天下之賢俊黜陟之明賞罰之公足以砥礪

而懲勸若仲聲之才其有不進而升者予進而不止勸而益勵洪知其將無不至焉也洪亦與仲聲同里閈令來北京始識於數千里外觀其温温謙讓廉敏而勤事宜其克稱其職如此也以仲聲之稱職如此益知洪之罷輭者有不可以不勉也故樂為道之而贈以言

送沈大使之任序

今之遞運使盖周禮大司徒稍人之職掌州邑車船徒役之數而治其政凡內外賔客往來及財貨之出納於

官者至則督其徒役飭其舟車以待上之所命州邑長吏歲書其勞而殿最之其為任蓋亦重也夫道路轉輸與夫勞來賓客皆三代為政之先務然所以旁達四方輸運輻輳往復萬里若在朝夕亦豈非得其人而然與不然吾見滯而廢事者多矣錢塘沈仲聲氏北京筦庫秩滿擢鄱陽遞運所大使仲聲余友也為人修潔通敏而和謹可喜其為筦庫也夙夜小心綜理詳密日謙謙焉從賢大夫求所以自益者雖位不加崇而休聞益著

令茲往也咸以為仲聲之才有可以至遠且大而沉鬱若是夫職無大小惟稱之為貴苟稱矣雖小榮也不然秪益所以為愧耳由是而觀之若仲聲之才其不至於遠且大者吾未之信也古之君子有自微職而至於華顯者矣在仲聲闕 吉買舟而南凡與仲聲游者咸追而餞之闕 故贈之以言

送瓊臺雲君之官交阯序

聖天子受天明命君闕 國提封之廣聲教之大極日

月所出入惟安南盜臣黎季犛懷虐無道罔畏天憲戕其主竊位毒痛生民以傲擾我南鄙億兆面內並告無辜聖天子命大將率熊羆之士征鼓横徂水陸並進霆震彗掃天兵所至罔不披靡遂敗其徒衆墟其城邑縛黎氏父子闕下於是立方伯守令一如內制遴選英俊往涖其土以撫以輯於是壇臺雲君以太學生被選往官其土夫交阯之民苦黎氏久矣今幸出湯火沐浴膏澤子之往也其可不體上所以止暴撫新之意乎盖惟

廉則無欲靜則無擾寅而嚴則人愛且畏循良愛惠而悍者不得肆能若是其可謂不負所任使矣雲君竭志好學溫厚而有斷令之行吾知其能有為也為序以送之

送武功某君之吳縣令序

姑蘇為三吳望郡吳縣其壯邑也稻粱絲帛之富足以供京師而轉給於他州其民亦樂於自足力穡工賈有常業吏易以治去年時雨為戾三吳郡縣水令年又水高下沮洳地無所出百姓告病聖天子軫念東南之民

遣一二重臣往揔治之高其隄防遏其横潰洩其汙塞
而東注之海又除其一切繇税廪其尤貧不能存者既
復選賢守令以字之於是武功某君為吳縣馬濱行太
學生某徵予言為贈予竊以為民未病易治也既病而
未甚亦易治也然不可以不慎譬猶強壯之人一旦有
疾良醫者謹而䕶調之祛其外邪養其正氣則不勞而
病去不然則或至於甚而不可救然則君之往其可不
慎也時而存之寛而濟之勤而輯之撫摩之衣食之身

歷其艱難延見其父老究其利病而還就之俾居者不匱來者如歸泰然不知患之及已此蓋聖天子欽卹之至意而君所宜行者也果能是吾民其有瘳矣君始以太學才俊為浙江僉憲仁而有威繼為太平令有惠愛在民予同官蕭君嘗稱之令之行吾知其能為也故以是贈之

贈李士文序

世之醫務於高者馳思玄遠議論枝蔓而罕切於用朴

者膠守古人成法而莫知變通是二者皆過也夫人以五臟六腑耳目手足百骸之身或闕　或勞於形或傷於情性固不能以無疾其強弱虛實表裏寒熱之感不可勝窮也死生之候變於頃刻不可勝測也欲以一定之法槩之不已難乎又其甚者不權緩急輕重盜巳入室方且欲修其房闥壯其門戶揖讓談論而退之噫其不至傷也蓋亦幸而已矣昔漢文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恐迂遠之無當於事也蓋藥不必同也期以

中病而已矣政不必泥也期以適治而已矣不然雖談天之衍彫龍之奭亦何益於用哉吳郡李士文氏其先世以醫名於郡中至士文益精其業凡農軒岐伯伊尹之書與夫漢唐以來名醫之述作無不究心求極其指趣嘗以為河間得醫之權學者不達或失之過東垣得醫之正學者不達或失之迂以故視人之疾攻補汗下咸求其中振危而起廢既退無矜容無倦色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是果有以異於人者矣由是被薦登於太

醫而良醫之名一日隱然聞於京師及扈從來北京而
人趨士文者益衆夫京師賢才百藝之所集而士文卓
然若此豈虛得也哉今年余友監察御史吳憲章氏得
疾甚劇衆醫莫治士文獨能起之顧金帛不足謝也乃
求予文以為贈余言何足為輕重哉然予因士文之醫
有悟其大者而世之業是術者或因予言有所發也故
書以贈之

毅齋集卷五

乾隆御覽之寶